

国
韵
故
事
汇

芙蓉屏

元明清故事十三则

芙蓉屏

朱元璋贩卖梅子

常遇春破海牙

大战鄱阳湖

大破苏州城

祝枝山大闹明伦堂

题诗募捐

李闯王起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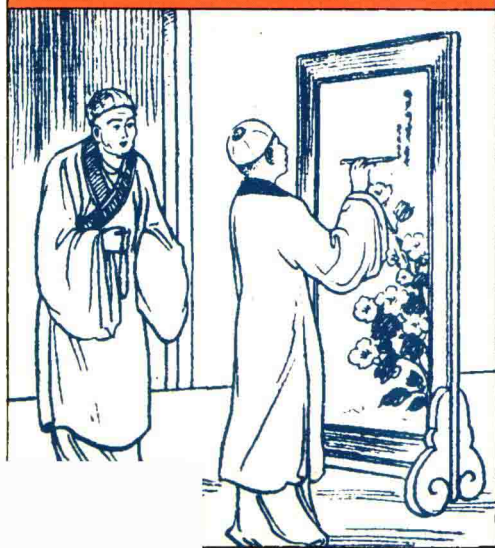
悦来店

十三妹大破能仁寺

金大力棍打恶棍

芙蓉招婿

孙猴子捉猴子



上海图书馆 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国
韵
故
事
汇

芙蓉屏

元明清故事十三则

上海图书馆 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芙蓉屏:元明清故事十三则/上海图书馆编.

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7.12

(国韵故事汇)

ISBN 978-7-108-06147-8

I. ①芙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历史故事-作品集-中国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9293 号

责任编辑 杨柳青

封面设计 刘俊

责任印刷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50 毫米×900 毫米 1/16 印张 12.25

字 数 104 千字

定 价 29.00 元

编者的话

本丛书原为上海图书馆所藏、于 20 世纪上半叶由大众书局刊行的“故事一百种”，其内容多选自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《英烈传》等经典作品，并结合民国时期的语言、见解、习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，既通俗易懂、妙趣横生，又留有一番古典韵味，是中华传统文化及语言的珍贵遗存。

初时，各则故事独成一册，畅销非常，重印达十数版之多。因各册页数较少，不易保存，今多已散佚，全国范围内，仅上海图书馆藏有较多品种。现将故事根据所述朝代重新整理分册，将竖排繁体转为横排简体，并修正了其中的漏字、错字、异体字，根据现代汉语语言规范对标点符号进行了统一处理。

为还原特定时代的故事面貌与语言韵味，编者仅就明显的语言错误做出修正，在保证文从字顺的基础上，尽可能遵照原文。书中所述历史人物与事件，或有与史实相出入处，也视为虚构文学作品予以保留，并未擅自修改。此外，还保留了原书中的全部插图，以飨读者。

目录

85	73	54	41	30	22	13	1
李闯王起义	题诗募捐	祝枝山大闹明伦堂	大破苏州城	大战鄱阳湖	常遇春破海牙	朱元璋贩卖梅子	芙蓉屏

97

悦来店

127

十三妹大破能仁寺

154

金大力棍打恶棍

16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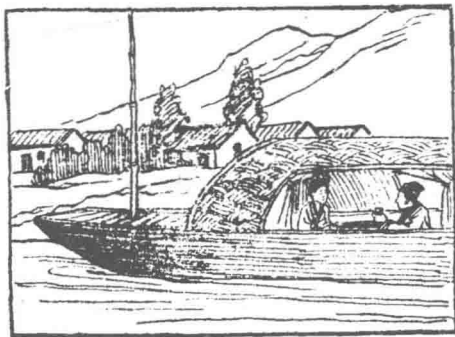
芙蓉招婿

178

孙癞子捉猴子

话说元朝至正年间，真州有个官人，姓崔名英字俊臣，家道富足，自幼聪明，书画皆工。妻王氏亦读书识字，写算俱通。俊臣以父荫得官，补浙江温州永嘉县尉。择了吉日，收拾行装赴任。就在真州闸上，雇了一只大船。船户自称是苏州人，姓顾，船上有五六个后生，又说是兄弟子侄，并无别人。崔俊臣夫妇带领奴仆上船，哪消几日到了苏州地方，择个热闹处停泊。船户来禀，该烧神福，又要酒钱。俊臣本是官宦之子，就大大地与他一个赏封。船户就买三牲祭物；因见官人出手大方，另买了几件可口的东西、两瓶美酒，安排一桌盛饭，送入船中。崔俊臣遂叫暖酒，请夫人对酌。那酒色味俱佳，俊臣便开怀畅饮。一时高兴，把箱中带来金银杯觥之类，取出来用，明晃晃排在桌上。早被那船户在后舱看见，他本是个不良之人，起初见他行李沉重，已有意了。今见这些酒器，更觉动心，便暗暗计较妥当，走到舱口说道：“官人，在此热闹，不如移在清凉地方停泊。”此时正是七月





天,天气炎热,又兼俊臣酒后烦躁,闻言连说:“有理。”王氏道:“此处虽炎热,是市中人多之地,料无他虑。那清凉之处,恐有他故。”俊臣道:“此处是内地,不比外江。顾船户又是本地的人,必知利害,不必多虑。”

船户讨了口气,连忙开船,放到芦苇中泊定,大家又饮了一会。

到了黄昏,船户提刀执斧,一齐奔入舱内。俊臣夫妻吓得魂不附体,连忙哀求。那为首船家用刀指王氏:“你不要慌,我不杀你,其余多饶不得的。”俊臣自知不免,再三哀求全尸而已。那贼道:“也罢,姑饶你一刀便了。”遂提着俊臣腰胯,向舱门外,扑通地扔下水去,其余奴仆尽行杀了。

王氏大哭,奔向舱门,就要投水。那贼首拦住道:“你不用短见,我实对你说,我第二个儿子尚未娶媳,今往徽州齐云岩进香去了。等他回来,便与你成亲。”王氏起初怕他来侮辱她,所以要死。后听此言,心中想道:“我若死了,何人

报仇？不如权且忍耐，相机而动。”主意已定，便假意道：“饶我性命，便是大恩，又加招我为媳，我岂不知好歹？公公请自放心。”只这“公公”二字，哄得贼首满心惊喜道：“好！好！这才是自己的人哩。”众贼将舱中财物尽数收拾，把船移归自己村中泊歇。自此贼首遂呼王氏为媳妇，王氏也便连连应承。那老贼便真心相待，更不提防她有歹心。住了月余，他次子仍未回来。那日是八月十五，中秋佳节，那贼首聚合了亲友，买了些酒肉，叫王氏治办酒肴，在舟中饮酒看月。个个吃得酩酊大醉，东倒西歪，熟睡如泥。王氏想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幸喜船尾靠岸，王氏轻轻跳上岸去，趁着月色，尽力奔走。渐渐天明，遥望林木之中露出屋宇。王氏走近前去一看，却是个庵院，门还闭着。待要叩门，又不知是男僧还是女尼；遂在门外待了片时，听得里面开门，走出一个女僮汲水。王氏大喜，一直走入，请院主相见。院主问





道：“女娘何处来？清早到小院何事？”王氏假言道：“妾乃永嘉县崔县尉的次妻。因大娘凶悍，时常打骂，家主上任，泊舟在此。昨夜中秋玩月，叫妾取金杯饮酒。妾一时失手，坠落水中。大娘大怒，一定要将我置之死地。妾想必无生理，乘她醉熟，逃生到此。”说罢，哭泣不止。院主见她举止端庄，意欲收作门徒，便道：“老身有一言相告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王氏道：“妾在难中，师父若肯指教，妾无不允。”院主道：“小院僻在荒村，最是幽静。且二三同伴，又皆淳谨。娘子肯舍了家族，同我出家么？”王氏闻言，拜谢道：“师父果肯收为弟子，妾便有结果了，情愿奉命。”院主大喜，忙叫两个同伴，焚香击磬，拜参了三宝，替她落发。取个法名，叫作慧圆。就拜院主为师，与同伴重新见礼，从此住在院中。

住了一年多，忽一日有二人到院随喜。院主认得是近地施主，留吃素斋，当时不曾回谢。第二日将一幅纸画的芙蓉，施在院中，以答斋敬。院主受了，就裱在素屏之上。王氏一见大惊，仔细一认，问院主道：“此画从何处来的？”院主道：“是同县顾阿秀兄弟二人布施的。”王氏道：“他做什么行业？”院主道：“他二人原是船户，在江湖上，摇船为业，近来忽然大发，人说他是抢劫客商致富，也未知真假。”王氏道：“可常到院中来么？”院主道：“偶尔至此，也不常到。”王氏问明，不禁睹物思人，就写一首词在屏上，其中有“今生缘已断，愿结再生缘”之句。院主虽识得经卷上的字，文义原不十分精通。看见此词，只道王氏卖弄才情，偶然题咏。他哪知此画是崔县尉的手迹，也是舟中被劫之物。王氏见物在



人亡，暗暗悲伤，又晓得盗贼已有影响；但恨身为女僧，一时难以申理，且忍在心中，再等机会。

却说，这苏州城中，有一人姓郭名庆春。家道殷富，最好结交官员。一日游到院中见了这芙蓉屏，画得好，题咏亦佳；遂不惜重价买去，送与一个退居的御史大夫高公。高公名纳麟，性喜书画，遂将芙蓉屏张挂书房。又一日见门首一人，拿了几幅字来卖。高公叫进看了，便道：“字写得很好，是谁写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是我自己写的。”高公又见他仪表非俗，更问姓名籍贯。那人含泪道：“我姓崔名英字俊臣，真州人，以父荫授永嘉县尉。合家赴任，被船夫所害，将英沉于水中。幸得未死，爬上岸来，遇一善人，待饭留宿，次日又赠我盘费。英问路进城，告于平江路案下。只为无钱使用，捕役并不上紧，至今并无消息。无奈只得拿两幅字卖，聊求度日，在此等候。”高公听了，知是衣冠中人，乃道：“既如此，且留在吾西塾，教吾诸孙写字，再作道理，意下如何？”崔俊臣欣然依允。高公延入书房款待，正欢饮间，俊臣猛然抬头看时，恰好前日所画芙蓉屏正挂在那里；遂一眼看着，神色俱变，潸然泪流。高公惊问其故。俊臣道：“此画亦舟中丢失之物，是我亲笔。不知公在何处得来？”说着起身又看见上有题词。俊臣读罢讶道：“看此词笔迹意思，定是吾妻王氏所题。但此词是遇变后所作，吾妻想是未曾伤命。求公推究此画来自何方，便有根据了。”高公道：“既有此画，当为足

下任捕盗之责，且不可泄露。”是日酒散，唤出两个孙子，拜了先生，就留在书房住下不提。

且说高公次日，密地叫家人把郭庆春请来，问明芙蓉屏来历，便差家人忙到尼院中，仔细查问这芙蓉屏的出处，及何人题咏。院主认得是高御史府中家人，来对王氏说明，商量如何回答。王氏听说是官府门中来问，望着有些机会在内，叫院主实言答他道：“此画是同县顾阿秀舍的，院中小尼慧圆所题。”家人把此言回复高公。高公想道：“只须赚得慧圆到来，此事便有着落。”进去与夫人商议定了。次早差一家人押着一乘小轿，来庵中对院主道：“府中夫人喜欢念佛经，听说贵院小师父慧圆十分了悟，欲拜为师，供养在府。”院主以为院中事务多赖她主张，不肯放去。王氏以高府昨来问画端的，今又来接，定有机会，便对院主道：“贵府门中礼请，若是推托，恐惹出事来。”院主见她说的有理，只得依从。王氏上轿，来到高府，高公且不与她相见，径入内堂去见夫人。夫人与她讲些经卷，王氏问一答十。夫人十分敬重，寝食相伴。

一日夫人闲中问道：“听小师父口音，不是本地人。还是从小出家？还是有个丈夫，半路出家的？”王氏听了，泪下如雨，道：“小尼乃真州人，丈夫姓崔名英字俊臣，荫授永嘉县尉。因赴任到此，忽遇船夫抢劫，害了全家。妾思报仇，委屈全身逃走。幸遇恩尼，落发出家。在院中一年，不见外

面音信。忽前日有人施芙蓉屏一幅，小尼见是被劫之物，问及施主姓名，院主说是顾阿秀兄弟。小尼记得当初雇的那船，船户正是姓顾，而今真贼已露，这强盗不是顾阿秀是谁？且那芙蓉屏上，小尼就将船中散失的意思题词于上，后被人买去。前日贵府有人到院查问题咏之人，也不知何故？”口中说着，即向夫人下拜道：“强盗只在左近，望夫人转告相公，代小尼查访申冤，便感恩不尽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且宽心，等我转达就是。”夫人遂细告知高公。高公道：“她的话与崔县尉所言无二。又且芙蓉屏是她所题，崔县尉又认得是他妻室笔迹，这正是县尉之妻无疑了。夫人只好好看待她，且莫说破。”俊臣也屡催高公，代他访求芙蓉屏的踪迹。高公只推未得其详，略不提起慧圆之事；又密差人问清顾阿秀住居所在，平日出没行径，晓得强盗是实。对夫人道：“崔县尉之事，已十有七八，不久当使他夫妻团圆。但王氏已削了发，他日如何相见，你劝她蓄发才好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正理。”遂对王氏道：“我已尽情告知相公，相公定与你申冤。”王氏叩头称谢。夫人道：“只有一件，相公道你是官宦之妻，叫我劝你蓄发改妆。”王氏道：“小尼是未亡之人，蓄发何用？如强盗歼灭，从此舍身空门罢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若蓄发，认我老夫妇，做个孀居义女，未为不可。”王氏道：“蒙相公夫人抬举，岂不知感？但重整云鬟，再施脂粉，丈夫已死，有何心绪？况老尼相救深恩，一旦将她舍弃，亦非厚道，所以不敢

从命。”夫人见她言词决绝，回报高公。高公称叹不已，又叫夫人对她说：“相公要你留发，其中有个缘故。前日因查阅你的事，与平江路官吏相见。说旧年有一人告状，也自称永嘉县尉，只怕崔生还未必死。若不留发，他日擒住贼人，查得崔生出来，僧俗各别，怎得团圆？何不权且留发，待事务完全，崔生终无下落，那时仍净发归院，有何妨碍？”王氏听说，还有人在此告状，心内也疑丈夫未死，遂依夫人之言。虽然不敢改妆，却从此不削发，妆作道姑模样。住了半年，朝上差薛溥化进士为监察御史，来接平江路。这薛御史是高公昔日属员，到了任所先来拜谒高公。高公把这件事托他去办，连贼人姓名住居，都细细说了。薛御史告别，自去行事。

且说顾阿秀，自那日天明起来，不见王氏，明知逃走，恐事迹败露，只得隐忍。一日正在家中饮酒，忽被平江路捕盗官带了一哨官兵，将住宅围了，进内把顾阿秀兄弟子侄个个围住，并将他家里箱笼尽行搜出，一同解送御史府内。薛御史升堂遍审贼人，初犹抵赖。及查物件，搜出永嘉县尉的敕牒，顾阿秀等方俯首无辞。御史又要追问夫人王氏下落。顾阿秀即将收留她做儿媳，及中秋夜逃走的事供明。御史录下了口供，凡在船之人，无论首从，即皆斩首。把赃物送到高公家中，交于俊臣验收，只有妻子杳无下落。俊臣睹物思人，不觉大哭。

原来高公有心，只说那画是顾阿秀施在尼庵的，并未对俊臣说那题画之人，就在院中为尼。所以俊臣不知那画上可以跟寻踪迹。哭罢，想道：“既有了敕牒，还可赴任。妻子既不能见，留此无益。”请高公出来拜谢，把即将要赴任的意思说出来。高公道：“赴任是美事，但青年无偶，待老夫做媒，娶一房好夫人；然后夫妇一同前往，也不为迟。”俊臣含泪道：“糟糠之妇，誓愿偕老，今见画上题词，料想不在此地。等上任后，差人再来寻求，还望久后一会。若再娶之说，实非我的本愿。”高公叹道：“君如此情义，终有完全之日，吾岂敢强逼？只是相交这几时，容老夫少敬薄钱，然后起行。”俊臣允诺。

次日开宴，邀了郡中门生故吏、文人名士，俱来奉陪。酒过数巡，高公道：“老夫今日为崔县尉了今生缘。”众人不解其故，只见高公传命后堂，请夫人打发慧圆出来。此时夫人将前后事说明。王氏先谢了夫人，梳起一半长的头发，打扮得如花似玉，女童扶持从内出来。俊臣只道高公要把什么女子强他纳娶，故设此宴。听说此话，有些着急了，不晓得他妻叫什么慧圆。及一看见是自己妻室，惊得如痴如梦。高公指着王氏对俊臣道：“老夫昨日原说与足下为媒，这可做得么？”俊臣无暇回答，与王氏相持恸哭。众人不解，向高公请问根由。高公命书童取出芙蓉屏来，与众人看了，因说道：“此画是崔县尉所画，因被盜劫，崔夫人逃于尼院出家，

遇人来施此画，认出此画是被劫之物，故题此词。后来画入老夫之手，崔县尉到来，又认是夫人笔迹。老夫即着人问出根由，暗接夫人到家。密访贼人确实，托薛御史究出斩首。崔县尉同夫人，同住舍下半年有余。老夫一向不言，只因夫人头发未长，县尉敕牒未得，故不欲造次泄露。今贼人已得，他义夫节妇，彼此心坚。今日特与他团圆这段姻缘。老夫方才说‘替他了今生缘’者，崔夫人词中之句；所说‘慧圆’者，就是崔夫人的禅号。特地使崔君与诸公不解，使今日酒间一笑。”俊臣与王氏听罢，便哭拜高公。在座人亦皆下泪，称叹高公盛德。王氏入内，高公重入座陪席，众客尽欢而散。

是夜另开别院，吩咐仆妇，扶持王氏与丈夫在内安歇。明日高公赠了一奴一仆，又给了好些盘费。夫妻二人同至

